

程乃珊 著

闺秀行

GUIXIUXING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程乃珊 著

# 闺秀行

G U - X I U X I N G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闺秀行/程乃珊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6. 9

ISBN 7 - 5326 - 2101 - 4

I. 闺... II. 程...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8435 号

**闺秀行**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[www.cihai.com.cn](http://www.cihai.com.cn)

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 印张 12 插页 5 字数 193 000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ISBN 7 - 5326 - 2101 - 4/K · 377

定价：26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21—55043115



## 程乃珊

1946年生，浙江桐乡人。1965年上海教育学院英语专科毕业，任中学教师20年之久。

1979年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处女作《妈妈教唱的歌》，1982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1985年调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。

主要代表作有《蓝屋》、《穷街》、《女儿经》、《金融家》等，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。

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，涉足传媒和纪实写作，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、经济、民生的差异和缘源，代表作有《双城之恋》、《老香港》、《上海街情话》等。

近年关注老上海文化的研究和纪实，先后出版了《上海探戈》、《上海LADY》、《上海FASHION》、《海上萨克斯风》等上海系列纪实散文集。

写作之余，反串文字翻译，译作有《上海生死劫》、《喜福会》等。

责任编辑 蒋惠雍

整体设计 何香生

口 述 胡蒋明秋  
编 著 程乃珊  
责任编辑 蒋惠雍  
整体设计 何香生

# 序

XU

## 当野蛮女友遭遇名门闺秀……

程乃珊

在汉语中，女性身份的定位，是细致之极、纹理严谨。一样是有身份的女性，就有淑女、名媛、闺秀、贵妇、女史……其中，我特别喜欢“闺秀”。

称为闺秀，是绝对讲究出身的。闺秀不等同富家女，所以这个称呼是金钱买不到的。

闺秀可以家境平平，但必精谙琴棋诗画，即使家道中落，流落凡世村野，然那份与生俱来的高贵典雅、秀娴仪彩，仍会顽强地从细节中流露出来。

闺秀大多不谙时尚，与今日的女白领美眉不可同日而语，她们永远成不了时尚的风向标，但她们是一叶弥散着檀香的精致的书签，人淡如菊地安于自己选择的那个生章节里，若柔还刚，还明似晦，谨守着自己的原则。

纵横细读近百年来中华大地涌现出的名门闺秀，从秋瑾到本书中

所提及的几位可谓名不见经传的各路闺秀，都有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，更有全面的后天的西方文化调理，她们都持著名女子学校文凭。长辈中既有前清举人大官，又有显赫的民国时代要人、名人，她们勇于追求个人幸福、关注社会、热心女界运动，一心欲唤醒女同胞们自强自立……然她们生不逢时，战争、逃难、动荡的政局……历史与她们残酷地开了个玩笑！

闺秀的品格太高贵、太娴雅，根本不适合乱世，在兵荒马乱、哀殍遍地的旧中国，她们大多只能飘零天涯，与家人、爱人生离死别、天各一方，但仍牢牢守住自己的原则，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后代。

当历史最终翻开新的一页时，她们或许被不经意地悄悄从史册中掉落下来，却依然弥散着高雅的檀香的沁香！

本书中的两代闺秀，都是实实在在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，或曾与我们擦肩而过，或曾在时间长廊尽头瞥见过她们的背影，或曾与你贴邻一起在星巴克喝过咖啡，或与你搭同一部电梯登上东方明珠塔共赏上海夜景……

闺秀两字今天听起来似有点樟木箱中弥散出的味道，但樟木箱的幽沉的馨香，恰是香奈尔五号香水所不能达到的。它的香味不是通过化学合成，而是岁月的物理作用融合而成。有机会体会一下樟木的沉香，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吧！

合作者胡蒋明秋（1934—）是一位美籍华人，自小在上海长大，母亲为上海沪江大学及南京金陵女大毕业，父亲是早期美国留学

生，她的监护人是宋美龄的秘书陈纯廉女士……她与母亲，堪为两代闺秀，却生不逢时、坎坷不已、飘零天涯……她遵循母亲教导，自强自立，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和事业。

她做了大量全面细致的工作，将段段回忆串连成线，虽然我们相隔一个太平洋，但通过录音，她回沪探亲时短暂的停留，经过约八个月的努力，终于完成此书。

感谢辞书出版社蒋惠雍编辑独具慧眼，当“野蛮女友”、“小资美女”不断刷新冲击出版市场时，出版这本名字迂腐的《闺秀行》。

但愿此书能带给读者一点中国传统女性懿贤良淑、贤达母仪的印象。

2006年9月



# 目 录

MULU

## 第一部 乱世花季

一、千里姻缘一线牵 / 2

二、战火中的童年 / 15

三、骨肉分离，天各一方 / 36

四、寄人篱下的台湾生活 / 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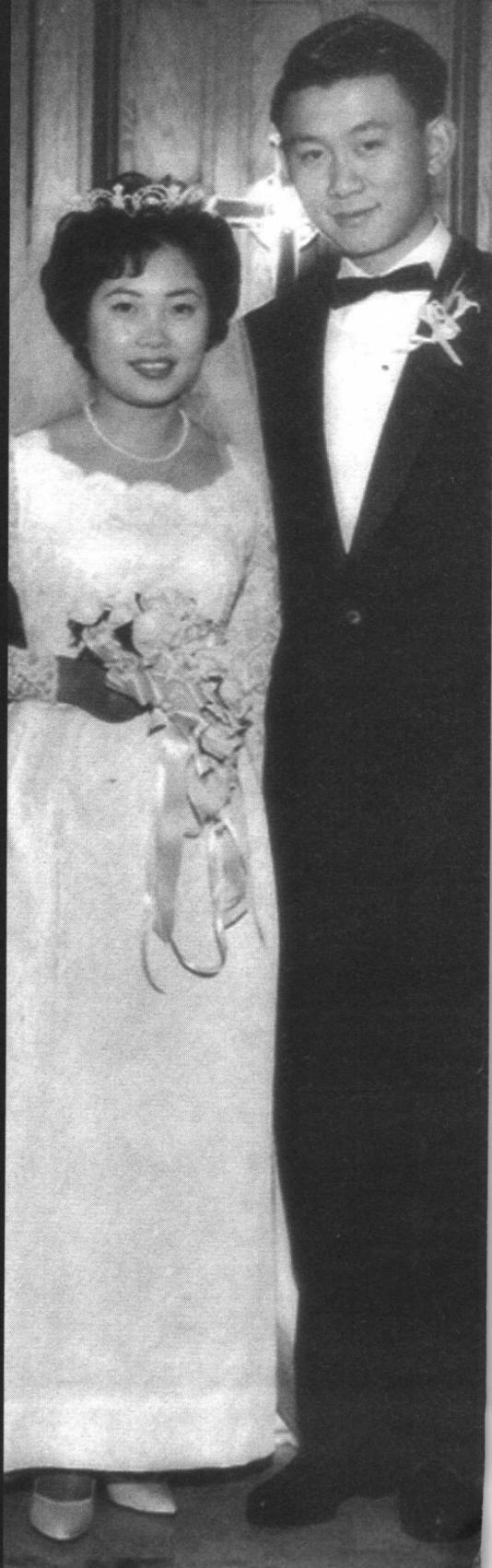
五、难忘的纯德女校 / 66

## 第二部 梦圆美国

- 一、入大学 / 82
- 二、女生宿舍的烛光晚会 / 92
- 三、影响我后半生的贵人 / 95
- 四、我的真命天子 / 104
- 五、苦读出头 / 120
- 六、喜披婚纱 / 134
- 七、我家的大陆同乡会 / 146

## 第三部 夕阳无限好

- 一、重回台湾，又赴英伦 / 156
- 二、再经磨难 / 16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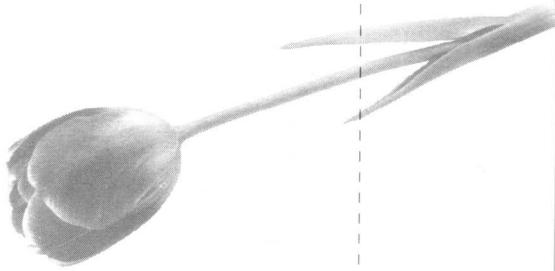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第四部 寻根

一、匡九父母亲的故事 / 170

二、宋美龄的英文秘书 / 189

三、回国寻根 / 198



第一部

乱世花季

## 一、千里姻缘一线牵

我的父亲蒋昭元是广东新会人，母亲是上海人，按中国习俗，我也应属广东新会人，但我自觉自己的生活习惯、口味爱好和文化归属，似更倾向于上海人。

母亲俞选青，小名巧云，出生于浙江余姚。母亲的祖父常年在杭州做丝绸生意，还开钱庄，是十分殷实的商人。

外公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可谓是含着银匙出世的，自小锦衣玉食，一世没有做过事，只躺着吃祖业。

外公有两房太太。我母亲是大太太所出，自小与母亲住在余姚乡下。外公则带着二太太住在杭州大塔儿巷 21 号。那是一座很大的二层住宅，共有十多间房间。每间房都置着紫檀木家具，挂着名人字画及各种古玩。古语说，坐吃山空。这么大家当都给我外公吃空！只留下一幢房子。

在我母亲 6 岁时，她的生母，即我外公的正房太太去世了。我母亲就被送到杭州与外公及二外婆一起过。谁知好景不长，外公 30 岁

就病故了。因为生前太挥霍又不善经营，身后已没有什么财产了。

说起我二外婆，虽然沦为姨太太，却十分不容易，或许这应归功于她早年皈依基督教。信仰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竿杖。有了信仰，人的处世行事就会有动力、有方向。基督教是十分重视教育的。我想，二外婆皈依基督教后最大的得益，是让孩子接受教育。否则，以我二外婆一个破落姨太太的身份，再拖着两个女儿（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她自己的女儿），不知会沉沦到什么地步！

外公病故后，二外婆就将两个分别为七岁、八岁的女儿送去杭州最著名的教会学校弘道女中住宿。弘道女中是美国教会办的，是江浙一带出名的贵族女校。不过，在上世纪初清末时期，中国人是不相信洋学堂的。有钱人的女孩子更是不会抛头露面出来读书。倒反而是一些贫苦教徒愿意将孩子送到教会办的洋学堂。到后来社会开放了，西风渐进，能读得起弘道女中这样的教会学校，都为非富即贵之家。

二外婆通过教会接触了现代的西方思想，自己也走上自食其力之路。她把两个女儿送往弘道女中住宿，自己则在教会办的孤儿院谋得一份工作，再把原来的住房租掉以供两个女儿读书。

不幸的是，二外婆的亲生女儿在读小学二年级时生病去世了。从此，外婆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。说起来，外婆与母亲没有血缘关系，可能因为大家都皈依基督教，深明教理——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们是俞门仅有的两个亲人。所以我至今仍十分感激我的这个与我没有任何血缘的外婆，在后来的无法想像的艰苦岁月，她始

终陪着我们，照顾着我们。

母亲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：英语、弹琴、唱歌，一应西方社交礼节都十分谙熟。虽然自小丧父母又家境破落，但母亲较之她那个年代的女孩子要幸运得多。她的同龄人还在缠足，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，更没有恋爱婚姻自主权。而母亲，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弘道女中毕业，且进入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半工半读，后再转至南京金陵女大专攻幼儿教育，是近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龄的高足，俨然已是一代中国摩登女性。可惜读到大学三年级时，或许是母亲不忍看到外婆太过操劳以供自己学业，就辍学在南京鼓楼幼儿园教学。

母亲长得很漂亮，脸庞轮廓清晰如西洋人，皮肤细腻白皙，是典型的江南美女。可能因为自小丧失双亲，再则家道中落，母亲生性不大活泼，然这不影响她拥有众多追求者。像她这样一位漂亮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，是多少新青年的梦中情人！

母亲的初恋情人是一位牧师，我们家似与教会结下不解之缘，然母亲自忖自己性格较内向，不适合做牧师太太，牧师太太必需要能配合先生做好一应教会事务，善交际、会辞令，最后因此分手了。

母亲心气极高，又是当时少有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，一般的男士自然根本不在她眼里。

转眼母亲已快 30 岁了。这在当时已属老处女之列了，一般女人在这个年纪，孩子都很大了。母亲的几个要好女同学，也都各自有了家庭，她仍是名花无主。她自己不急，外婆却急坏了。

恰巧母亲在教会的一个朋友，是上海一代名医、著名外科医生沈克非太太的朋友。听说沈克非有个朋友，是美国来的华侨工程师，36岁，各方面似与我母亲很般配，都属十分西化的，就力促此事。我母亲仍是一贯的内向和沉默寡言。好在父亲生性活泼、外向，只是母亲反应较冷淡。结果累坏了沈伯母，她就像唱独脚戏那样代替母亲与父亲一起挑起话题，搞活气氛。终于，在1931年7月4日，这对年纪都已不轻的有情人在上海沐恩堂结婚。现在想起来，他们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性格上完全可以互补，又受过西方高等教育，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

在我的清贫及充满动乱的童年，亏得有这样一对富有学识及西方民主思想的父母的关爱。特别是我的父亲，真是一位慈祥的模范爸爸。平时他话不多，但如若我们学业上如英文、文学等有啥难题，他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详尽地给我们讲解。自小他就教育我们，做人要诚实、正直，要有爱心。要有理想，不要空想。理想与空想之区分就在于前者需脚踏实地去争取，并要有坚强的意志去达到。

他常说，人生最重要的是教育。无论在如何艰难的环境下都不要放弃求学。这句话令我受用一生。

事实上，父亲自身就是通过教育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，从一个放牛娃成为美国留学生、一名工程师。

父亲189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梅阁乡一个佃农之家。祖上在宋代做官，后犯了事被贬到广东，从此世世代代做农民。祖父是个穷苦